

▼2015年《远见》制作的王政忠教育梦视频。



王政忠

“我有一個夢”

台湾南投县中寮乡的爽文国中是一所偏乡学校，学生人数百余人。尽管位于全台湾最贫穷的平地乡，这所学校却有一位台湾唯一同时获得Super教师奖、Power教师奖和师铎奖的老师——王政忠，他是台湾老师熟悉的“山中大叔”。

王政忠在这所学校20年，除了发想出许多有效的学校经营创意策略，成功扭转偏乡学校的学习样貌，也凭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，自创了“MAPS教学法”。近年更透过号召“我有一个梦”的全台湾教师工作坊，带起台湾教育界由下而上的翻转传奇。

MAPS教學資源

- 有社群網站
- MAPS-教學與提問設計



王政忠在不断的反省和尝试后，发想与产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创教学法——MAPS教学法。很多人以为MAPS是着重在心智绘图，王政忠说，其实最核心的是如何提问，当问对了问题，就成功了一半。

教學進度 是讓學生“學會”

王政忠这次来马演讲以及宣传新书《我的草根翻转：MAPS教学法》与老师交流，他发现我国老师因教育制度，在教学上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他除了分享教学法，也激励他们身为老师的价值是什么。

“教学进度的意义是什么？”王政忠问老师。

几乎所有老师会同时出现现实和理想两种想法。在现实的情况下，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课教完，这是学校的进度和家长的期许。可是老师心里知道，让学生学会才是进度。“进度是学会，不是教完。进度若可以教完，只要识字任何人都可以当老师，老师的价值就不见了，让学生学会才是老师存在的价值。

“理想是学会，现实是教完，那理想和现实之间怎么去平衡？老师如何让自己的教学发挥更大的效能？只要让学生学会了，进度就会追上，甚至超前。因此要做的是如何在课堂里调整教学策略，让学生真正学会，进度就不成问题，那么现实与理想就会接近了。”

以偏鄉為榮的志業

王政忠与爽文国中的故事，都写在他的著作《老师，你会不会回来》。这本书于2011年出版，2014年改版，迄今销售量达10万本。明年3、4月，《老师，你会不会回来》将会改编成电影，登上大银幕，王政忠这个角色将由元介饰演，夏于乔演出英文兼华乐导师，这部电影也会在大马上映。

1997年，王政忠自高雄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进入爽文国中实习一年。偏乡教育资源的窘境：教师教学专业及热情不足、行政支援教学力道薄弱、学生学习动机和能力偏低、缺乏社区家庭支持力量等，让他在实习结束后很确定：绝对不会再回来。

大学期间，由于父亲好赌而负债累累，王政忠一直担任家教努力赚钱还赌债，认为在都市赚钱较容易，他一心想服完兵役后会在都市学校任教。

就在服役期间，发生921大地震，当时爽文国中也是灾区，王政忠返校查看时，学生哭着问他“老师，你会不会回来？”这句话触动了他内心的教育热血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


報道：本刊 關麗玲
攝影：本報 劉永發



由下而上的撼動與改變

王政忠在脸书设立了一个专门分享老师学习教学法的社群，有1万5000个教师加入，里头有丰富的教学资源，一群老师会不断地分享教学法，提供问答、教材设计等等，也包括王政忠的上课视频。

每一年，约有2000名从各地来的教师亲临爽文国中，包括教育部官员，走进王政忠的教室，看他讲课。至今已经3年了，教育部还特别安排了一个专属助理给他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拍摄王政忠的每一节课，全程录影，剪辑之后上传到社群。

进入教室彼此观课是老师学习的最佳方式之一，但是因为时空和地域的限制没有办法亲临课室，王政忠希望可以长期性以视频方式分享，建造一个华人地区最大的线上观课平台，利用网络社群的方式每天实况转播。

去年4月，他在脸书上写下“我有一个梦”的愿望，呼吁老师透过教学法的改变，带起孩子的能力。王政忠播放了视频给记者看，各地各校老师如何响应他的号召。就这样，他串连起各地老师，去年7月中，举办了一场以偏乡老师为主的“我有一个梦（梦一）”教学研习活动，吸引了1700名老师参加。他说：“这是台湾史上最大波完全是老师由下而上自主要求的改变。”

他在网上号召时，引起教育部关注，主动提出场地、金钱、行政上的资助，所有的课程和讲师规划由王政忠决定，教育部不介入，只提供资源。

这两三年来，王政忠都是在号召甚大的教师基

层活动，教师的支持度撼动了台湾教育界，活动表面上看很基层，但实质内容却掷地有声，更有人形容这是第三波的教育改革。

去年的“梦一”之后，台湾不同的县市办了一场又一场的活动，带动更多老师参加。今年，“梦二”有3000名老师加入阵容，包括8位马来西亚及其他国家的老师。

2017年，再下一城，将举行“梦想的N次方”教师专业成长工作坊，开始延伸到更细的分区，希望在各地开花结果。王政忠解释，梦一和梦二都找来了台湾知名讲师，但是在分区则要由当地老师出来担任召集老师，陪伴身边的老师学习。

“‘我有一个梦’外显出来的是教学法，大家凝聚，实质上骨子里已经成功拥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，这三四年来，台湾教育政策被我们影响、改变和呼应的大概有七八项，是过去30年来教育部所做不到的改变。”

“在台湾，有不少实验性单位，如华德福，想要从体制外创造另外一条路，这是他们的信仰和价值，这没有问题，但是面对的毕竟是小众，而且会选择参与的家庭有一定的经济能力。

“我现在服务的学校是在偏乡，从小学至中学的教育，这个地方若没有后续，高教就不会有竞争力，来源单薄，我希望在体制内去做的是，由下而上的去撼动决策者的思维，让他们清楚感受到基层需要什么。”

由下而上促进决策者改变的力量真的可以做到？王政忠认为，由下而上的凝聚力，接受而改变不是因为人多的力量，而是感受到自组改变的信念。

文转
上页

要當超級老師， 時間管理是王道

很多老师说时间不够用，看看王政忠所做的，除了教学、备课、开放让人观课，还到处去演讲，他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？

“时间管理很重要。过去三四年的忙碌，让我思考了一个人去做力量很有限，‘我有一个梦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号召更多老师去做我以前做过的事情。”

现在，王政忠一个星期会花半天时间到邻近地区演讲。他是中文老师和教务主任，有4天半会在学校教学和行政工作，备课时间只花30分钟至1小时，一向都不太需要加班。星期六，他会到其他县市演讲和工作坊。星期天就是他私人时间。

他每天阅读，喜欢读教育理念、企业管理的书，对经营教学和学校有很大的帮助。

爽文国中只有6个班级，身为教务主任，王政忠其实只需教6课，但他却教14节。“我喜欢教书，上课对我来说是解压。”

王政忠常开放让人观课和录影，学生对此想当然已习以为常，原来他一开始会为学生做好心理准备。他会播放过去观课影像给学生看，解释这么做是要让其他老师学习。在首一两月先不安排观课，让老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信任感，之后才逐渐开放和增加次数。

虽然王政忠可说是身经百战的，但课堂上的挫败总会发生。“几乎天天都有，比如说学生接不上，这都是必经的过程。”

不过，现在工作满足感却胜于一切。看到学校的改变、很多老师因他的分享找到教师的热忱、把各地教学改革理想凝聚在一起，都令王政忠很有成就感。

“最大的满足感还是回到学校看见自己的学生。”王政忠拿起手机，播出访问前几天在校园看到的一幕，背景音乐是美妙的笛子声，镜头随着脚步往前移，原来是一名在等公车的学生趁空吹笛子，这一小发现触动了王政忠。

面对少子化现象的台湾，爽文国中近年却成为少数人数成长的公立初中。今天再问王政忠，你将来会继续留在爽文吗？

他笃定地说：“会，以后就是在爽文了。”在“我有一个梦”之后，王政忠很肯定自己以身在偏乡

为荣，他会继续留在这里，协助爽文国中打造一所自己理想中的学校。

▼王政忠有4天半会在学校教课和处理行政事务，其中半天是出外演讲，星期六到其他县市演讲或办工作坊，星期天则是他的休息天。这么忙碌的工作，他却很少加班，这主要是时间管理得好。



▼每一年有约2000名教师来到爽文国中看王政忠如何教课。王政忠的学生对观课已习以为常，在开放观课之前，王政忠会先给学生做好心理准备，让他们明白观课的重要性。



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

締造台灣由下而上的

翻轉傳奇

为什么可以号召这么多人？无可否认，网络社群蓬勃发展可助一臂之力，王政忠在偏乡已经20年了，他提出的方法比较切合老师所需。从网络社群中，王政忠认识了许多不同领域的老师，当大家一号召，就很快吸引很多人。

“我一个人影响不了这么多人，但是各个领域的领头羊会去影响各个社区的人。”

“我有一个梦”的两大主轴，一个是实体的工作坊，另一个是线上的支持网，老师离开了工作坊后，可以透过社群继续保持联系，上脸书教学社群的人次超过10万，全台湾的教师数量是20万，这些一旦串联起来，可以成为台湾教育界教学创意的软实力，也是值得输出的部分。



2届的“我有一个梦”教师研习活动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。

爽文国中没有音乐老师，该校外聘音乐老师指导学生音乐，并于2003年创立华乐团。

先學宜蘭，再學芬蘭

台湾蛮崇拜芬兰教育的，王政忠怎么看这份教育憧憬？

他说，芬兰倾全国之力进行教改，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改变是主题统整的跨学科学习，以一个主题发展成不同跨学科的学习。他们能够做到是因为有前面两个阶段的酝酿。

王政忠前阵子提出了一个口号——“先学宜兰，再学芬兰”，因为要走芬兰这条路，先决条件是要有许多愿意学习的专业师资。即便还不够专业，但愿意透过学习和对话来提升自己专业的意愿必须强烈存在，这一块宜兰的经验值得学习。

“台湾最引人诟病的是底层的中小老师很努力，最上层的教育部跟底层却有距离。中间层次即各县市的教育局处，只是听令行事。宜兰的中层却有一班蛮有想法和具行动力的官员，带动中小老师，给予他们支持，大部分老师教学的力道相当强劲，对于中下阶层的孩子、低成就的孩子拉拔，透过科技化平台作整顿，这方面努力宜兰做得挺不错的。”

他主张，先借镜宜兰的经验，让台湾各县市跟上，跟上后才有办法倾全国之力往下一个阶段走。要是只在都会学校学习芬兰，就算成功，也只会造成城乡差距更大。今天的错误不见得是前面走得快，而是后面的没有跟上，将来要承担的是后面没跟上的成本。因此，走芬兰的这一条路，台湾的条件还不俱足。

文转
下页